紅樓復夢/08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復夢

◀上一回

第八十一回　綺姑娘喜逢故友　白雲僧戲化金魚

下一回▶

話說惜春們剛進雲房，平兒瞧見長香幾上一個大膽瓶裡插著兩枝荷花，驚問道：「怎麼這兩天就開了花？那兒找來的？真是怪事！」張流水道：「我有個舅爺爺，在雲巢庵作香火老道。他說在平山堂誰家園子裡折來的。」一面說著，讓奶奶、姑娘們坐下。入畫見雲房裡擺著錢櫃。地下都是些酒罈、油瓶。

桌子旁沿兒一缸鹽芥菜。牆上掛有幾塊乾鹽肉。香幾中間掛一幅水墨鍾馗，兩邊貼著萬年紅的一副對聯，上句是：

財源似水層層長，

下句是：

好友如蠅陣陣來。

入畫四圍一看，不勝感歎，對惜春道：「怎麼連這屋子都改了樣范，姑娘時刻惦著舊游之地，今兒瞧著如何？」惜春甚覺可笑可歎。珍珠道：「從此清涼興致可以索然，不知我那幾棵芭蕉如何？」張流水道：「因要修牆，將那芭蕉全去掉了。那裡埋著的什

麼弩弓，誰知底下多著呢。全拿起來堆在茶爐旁沿當柴火燒，倒很熬火。」珍珠忙問道：「都燒完了嗎？在那兒？我去瞧瞧。」同平兒、惜春各處閒逛，到茶爐邊，果然還有十幾個未曾燒完，還可用得，吩咐送上船去。

平兒問道：「你剛才說的雲巢庵，可就是揚州的雲巢庵？「張流水道：「一點不錯。那個當家師父叫月上，聽說是金陵賈府的家庵。」平兒道：「可惜路遠，不然順便到那裡逛逛去。」張流水道：「若是船去，總得天半。咱們這兒有條旱路。到庵裡只有八十里。我舅爺常來常去，總走這裡，他說比坐船簡絕。」惜春道：「既是相去不遠，我很想著去給林姐姐上個墳，就是怎麼個兒去呢？」珍珠道：「若是拿准了主意，放著這兒有現成轎子，叫茗煙來，吩咐去找轎夫。咱們將丫頭、嫂子們都帶去，只留廖大奶奶看船。底下的只帶趙祿、茗煙、福兒三個，其餘都留在船上。咱們明日一早去，後日回來，這有什麼難事。」惜春們大喜，轉回雲房，叫茗煙進來。吩咐要往雲巢庵給林姑娘上墳之事，令其趕辦轎夫，吩咐眾人照依辦理，茗煙答應出去。

李行雲備下盛設酒飯，就在雲房款待。惜春命將老太太的香金及各位太太香資、賞賜叫入畫俱交付明白。入畫念當初相聚一場，私下每人各幫幾兩。命袁可石將套房裡收拾潔淨，灑掃熏香，將船上行李取來。璉二奶奶、兩位姑娘同在一炕，姐妹三人撫今追昔，暢談一夜。

趙祿、茗煙將兩船上交代清楚。轎夫一早就來伺候。惜春命廖大奶奶帶著兩個丫頭在船上照應一切，吩咐趙祿押行李物件先行，留下茗煙、福兒、金升跟轎。姐妹三人趕著梳洗完畢，收拾奩具，用過點心，領著姑娘。嫂子們到山門上轎。廖大奶奶囑咐跟去的嫂子們小心伺候，趕著回來，別在那兒耽擱。眾人齊聲答應，坐上轎子跟著前面三乘大轎，依林傍水而行。

此時四月天氣，柳線穿雲，秧針繡水，真看不盡太平圖畫。

那雲巢庵當家姑子月上，自從正月間到賈府拜年耽擱了兩天，平兒連夏季月米、香資預先支付，庵中靠著賈府倒很可過得。

這日正領著些徒弟在大院裡收拾小菜，忽然聽見山門外敲門甚急。叫香火道人同去開門，見三位美人下轎，後面多少姑娘、嫂子簇擁進來，笑道：「月師兄別來無恙！」月上定睛細看，叫道：「哎呀！這是那裡說起！怎麼不叫人先給個信兒！惜姑娘多年不

見，還是那個樣范兒。」珍珠道：

「咱們且拜過佛爺再說。」月上忙命徒弟往大雄殿上，各處點起香燭伺候。吩咐取熱水，請奶奶們淨手，送茶漱口。平兒們在殿上各處拈香拜佛，月上伺候擊磬鳴鍾。拜完之後，彼此見禮，與惜姑娘分外有一番依戀。相將入方丈，惜春見禪房十分雅潔，歎贊不已。平兒笑道：「與你兩位貴門人，老道兄竟有雲泥之隔。」珍珠道：「這才是道不同不相為謀也。」惜春們一齊好笑，月上讓坐送茶，惜春見茶甌古雅，茶亦香潔，深為贊歎，連飲幾杯。月上同惜春彼此要敘談別後到今之事，絮絮不休。

珍珠道：「咱們偷著來，要給林姑娘上墳，且將這件正事辦完，再談古典。橫豎今日晚上要在這裡過夜，有話慢慢再說。」

月上道：「既來上墳，再沒有不供酒飯，這會兒也辦不及。依我說竟是明日上墳，後日回去。大遠的到這兒來，住兩晚上也不算多。」平兒點頭道：「我瞧著這會兒實在來不及，只可後日回去。就是太太知道，亦還無礙。」惜春、珍珠亦愛這禪房雅致，不像清涼觀酒氣熏人，一時難過。命入畫吩咐茗煙，明日上姑老爺、姑太太同林姑娘的墳，須備兩桌酒飯，並香燭紙錁。入畫答應，出去傳話。月上去料理精細素菜，慇懃款待，彼此敘談了一夜。

次日，飯後上墳。平兒見林姑老爺同小姐墳塋都修整完固，兩邊石桌凳俱已更換。林黛玉墳上是寶釵、珍珠捐資種了幾十棵梅樹。月上道：「還有一二十棵梅樹，先已付下定錢，到八月裡才來補種。」惜春歎道：「可憐林姐姐生憐寶玉，死伴梅花，一代紅顏化作千秋香土！」珍珠道：「咱們給他多種梅花，將來可以與元墓共傳不朽，豈不是件雅事！」平兒道：「咱們除掉太太，每人捐種三十樹，將這墳堂四面普哩普兒種滿，就托月師兄去辦。明年梅花開放，咱們攏共攏兒來給林姑娘做個梅花會。這不是有趣嗎？」珍珠笑道：「平丫頭頗有雅致，到底是仙人的奶奶，沾著點兒道氣。」月上們俱覺好笑。

兩邊墳上早已擺設祭品，平兒三姐妹先拜過姑老爺夫婦，奠酒焚香，次拜黛玉。三人眼淚紛紛，不勝傷感。惜春分外悲哀，拜了又拜。月上道：「真是林姑娘的福氣。不是太太們回南。可憐這個墳堆子就難說了。」惜春道：「去年無意中是夢玉大爺給林姑娘添了些土，這也是一件怪事。」

平兒道：「咱們焚化了紙錢，順便到那裡逛逛，別盡著在這兒曬的慌。」玉蘭道：「茗煙說備下湖船，請奶奶、姑娘們去逛。」惜春笑道：「平山堂乃繁華勝景。我雖游過名山古剎，未曾到此，今日順便算了一件心願。」吩咐將兩桌酒飯分賞眾人，看著焚了紙錁，同月上們坐轎到湖口上船。

正是清和天氣，薰風和暖，將兩邊玻璃窗卸下，茗煙吩咐開船。珍珠道：「人傳蘇學士帶著佛印游赤壁，是件雅事，只可惜這母和尚不入詩料。」月上笑指道：「不是詩料來了。」平兒們瞧那柳陰下一個後生堂客，烏雲上帶著翠翹，滿臉脂粉，穿著鑲滾月色綾衫，紅袖單裙，藍緞滿繡宮鞋，手中拿著大紅汗巾，約有三十來歲年紀，順著柳堤慢走。後面跟著一個四十來歲肥胖和尚，穿一件香色綢道袍，左手抱著個兩三歲的孩子，紅衫繡褲；右手拿著一支三尺多長銀法藍頭嘴細烏木煙袋，掛個大紅荷包。那和尚不住眼瞅著這船。正看的出神，不防腳下絆著樹根，一跤栽倒，將個孩子壓在身上，煙袋斷做三截。那堂客氣極，在和尚臉上打了幾掌。見那孩子頭青臉腫，哭的要死，恨不可解，又在和尚臉上咬了幾口，拿著斷煙袋在光腦袋上像敲木魚一樣使勁亂打。和尚跪在地下，盡著磕頭。惜春們忍不住縱聲大笑，涕淚齊出。平兒忍笑說道：「這不是詩料，倒是廚房裡的菜料。」眾人又復大笑不止。

趙祿帶著廚子在伙食船上備齊酒菜，平兒們四人開懷暢飲，福兒在這邊伺候。三姐妹比不得當年各有心事，如今俱有歸著，倒還勝似當初，人人心中歡喜。見滿湖中畫船簫鼓，花影紅妝，水面往來不絕。見那水閣邊係著一隻小湖船，窗口靠著一個美人，向這邊定睛細看。平兒對惜春道：「你們瞧那個人，倒像是誰？」惜春、珍珠走到窗口探身細望，真有些面熟，想不出是誰。只見那美人對一個丫頭說了幾句話，用手指著這船。那丫頭笑嘻嘻走出艙去，對個老頭兒說了幾句，那人點頭，上岸去了。平兒道：「你瞧那人指著咱們說話，一定有個緣故，且看他是個什麼主意。」彼此對窗相望。不一會兒見那老頭子下船，向著那人說了幾句話，只見那美人大喜，向著這邊用手亂招。平兒命抱琴吩咐茗煙，去探聽那船上的奶奶是誰。茗煙答應，去不多會，笑嘻嘻進艙回道：「誰知是李二姑娘路過這兒，帶著丫頭來逛。聽說奶奶們在這裡，樂的使不得，叫咱們放船過去。」姐妹三個靠在窗口，彼此隔水亂招。

不多一會兩船相並，命入畫們去請李姑娘過來。只見李綺急忙忙走進艙來，先同惜春拜見，彼此流淚。惜春將平兒、珍珠近況交代幾句，李綺連忙拜見，說道：「做夢也想不到姐妹們在這裡見面，真是怪事。」月上笑道：「李姑娘可認得我嗎？」李綺道：「你不是月師兄？怎麼也在這兒？」惜春道：「這些緣故，橫豎一句半句也說不了，這

裡景致也不是一會兒逛得完的。依我說咱們都到月師兄庵裡，煮酒談心，彼此暢說一宿。不知你可使得？」李綺道：「很好！知己相逢，比游湖更勝十倍。咱們就去罷！」珍珠道：「你順便給林姑娘去上個墳兒也好。」李綺大喜。惜春命茗煙給李姑娘備辦香燭。一同上轎，先往黛玉墳上哭拜一番，都往雲巢庵來。拜佛完畢，俱到禪房坐下用茶，之後擺上酒果，五人飲酒談心。

李綺道：「我自從出嫁之後，同著姐夫回去，家中十分清苦。夫妻相守，難以苦度。數年來我又並沒有生下一男半女。

姐夫站不住，只得往邊庭上投奔親戚。誰知托神佛爺保佑，得了點兒軍功，蒙朝廷恩典賞了一個主簿官兒。雖是清苦衙門，總比在破瓦窯裡好些，差了人來接我到任。我因路過這裡，要瞧平山堂的景致，誰知遇著你們。我在家時，聽說寶兄弟出了家，老太太歸了天。又聽說二叔叔也不在了，薛姨媽帶著岫煙姐姐也出了京。可憐我那一天不掉幾點眼淚。剛才我還聽不明白。二嫂子你將別後一切光景說給我聽。」平兒姐妹三人，彼此輪流著源源本本直說了一夜。李綺悲喜交加，同珍珠們說不盡萬千親熱。到了次日，姐妹們依依不捨。平兒三姐妹各人都送程儀。直到晌午，兩邊催著起身。不能耽擱。只得抱頭慟哭而別。

惜春們送李綺上船之後，謝了月上，又再三囑咐托其補種梅花，領著眾人匆匆上轎。因起身過遲，直到夜半才到清涼觀，又在觀中住了一宿。次日早飯後下船，出江口南風甚大，波浪洶湧。平兒十分驚怕，吩咐暫且灣住守風。茗煙也怕遇著上一磨兒的大風，難以招架，忙命船家且在金山灣住。

寺里長老忙差轎來迎接拈香，珍珠們一齊上去，長老領著眾僧在山門迎候。平兒們下轎，走至大雄寶殿，淨手拈香。姐妹三人倒身下拜，殿上鳴鍾擂鼓十分整肅。拜罷三尊大佛，又往各處拈香。珍珠見抱琴跪在佛前盡磕頭，平兒笑道：「佛爺說也不要撕嘴，也不要你磕頭。」珍珠眼圈兒通紅，又忍不住好笑。命抱琴起來，辭了長老及知客和尚，只須一個小沙彌引導拈香。長老領命，吩咐知客在方丈備茶伺候，小沙彌引著往觀音閣拈香，又往羅漢堂來。

姐妹三人剛進殿門，只見一個蓬頭和尚，穿著破衲，赤著兩腳，手中拿著一把破蕉扇，敞著懷跳了出來，哈哈大笑道：

「好快活！好快活！夫人、太太都來了！」珍珠嚇了一跳，抬頭一看，原來非別，就是白雲和尚。連忙一把拉住，叫道：「平姐姐！你怎麼不認得二哥？」平兒站住定睛細看，不覺一陣心跳，兩溜眼淚直掉了下來，說道：「二爺！你怎麼丟下我去？」惜春也抓住道：「二哥，你何苦鬧的這個樣兒？」白雲和尚笑道：「我何曾丟掉誰來！你們都好，我很放心。」對平兒道：「境遇妙不可言，日興一日，你家中事務橫豎我都知道。對二嬸子說，不用惦記，只管隨處而安。惜妹妹你也從此順境了。我總在四處閒逛，遇著亦可見面。」說畢，撒開手，將身跳入殿前金魚缸裡。平兒們瞧著他笑嘻嘻縮了下去，一會兒身子不見，轉眼之間頭面也無，只剩一張嘴浮在水面，說道：「我往海上去逛，不能久敘了。」說畢，那一張嘴化成一對金魚，鑽入水底，寂然不見。

三姐妹呆站一會，平兒道：「咱們還是做夢還是醒的？」惜春道：「二哥成仙，真是姐姐的福氣。你瞧他去來這樣有趣。」平兒道：「我剛才該跟著你二哥同去，倒也罷了。」珍珠笑道：「像這樣有趣的多著呢！你愛跟誰，就跟誰去。」惜春抿著嘴兒笑道：「咱們羅漢堂拈過香，到方丈吃茶。這會兒風勢更大，咱們上妙高台去看看江景。」平兒們應允，依著惜春各處遊玩。寺裡住持長老，因是賈、祝兩府內眷，十分恭敬，收拾上等素面，在方丈款待。將晚送上大船。

次日，風平浪靜，一早渡江。剛才梳洗完結，已至碼頭，祝府裡早已差人來接。姐妹回到宅裡，海珠、汝湘眾姐妹都在垂花門等候。夢玉一見趕忙問道：「姐姐你們怎麼去了六天？「平兒道：「各處去傻逛一回，只可惜你們沒有同去。」正說著，見寶釵、探春迎著上來，說道：「你們三個逛的不想回家，一去就是六天，叫老太太們心焦的什麼似的。咱們連天忙了個使不得。你三個好自在，這兒逛到那兒，到處去樂。你們自家說，罰個什麼罷。」平兒笑道：「姑奶奶們瞧著該仔嗎，就仔嗎。」惜春笑道：「固然該罰，咱們說出緣故，還得吃你們個東兒才是。」寶釵道：「只要說出理來，馬上我就作東。」惜春將清涼觀拈香，轉到雲巢庵給林姑娘上墳，平山堂遇李綺，金山寺遇璉二哥，一五一十從頭說了一遍。寶釵點頭道：

「如果是真，倒還罷了。別躲了兩天回來造謠言，我詢出來那可不依。」珍珠道：「你們面前造謠言，一會兒太太跟前咱們也敢說謊不成？」寶釵道：「且將閒話拉倒。大嫂子差人來，環三爺病的利害，太太要同你家去瞧瞧，等的著急。這會兒你們趕著到介壽堂請安銷差。回來就到楚寶堂來，太太等著說話，今日就要動身。」

平兒們點頭，拉著夢玉、修雲們幾個作伴，竟往介壽堂去。

桂、石兩夫人，竺、鞠兩位太太都在上面，未曾下來。平兒姐妹走進套間，桂夫人們忙起身迎接。祝母笑道；」二奶奶逛的樂了，不想回來，我在這兒好著急。怎麼一去就是六七天？」

平兒道：「知道老太太慈心好善，咱們見著廟就拈香，給老太太添壽作福，不知不覺的耽擱了幾天。」惜春、珍珠請安銷差，又給各位太太請安。祝母歡喜之至，笑道：「你太太連天請客還願，晝夜熱鬧，就短了你們幫個忙兒。且家去見過太太再來說話。」惜春、珍珠答應下來，平兒也辭了一同去見自家太太。

祝母道：「賈大姐姐聽說環哥兒有病，急著要回去，你二姨兒那裡肯放。前日請了咱們家的葉老爺先去醫治，很可放心。後日是四月八，咱們都要到鶴林寺瞧浴佛，十五又是甘露寺啟經，十八是甄家來給惜姑娘放定，你太太怎麼去得了？我再三留住，總說等二奶奶回來商量。橫豎惱我些兒都使得，一准不放回去定了。」平兒笑道：「老太太請萬安，我去商量出個主意，再來回話。」桂夫人們笑道：「不拘是什麼主意，還是去不了。」平兒點頭笑著，同惜春們下來。那四堂姨娘同各處職事姑娘都在甬道上請安問好。惜春道：「連日姨娘、姐姐們受乏，等著過幾天再謝。」平兒笑道：「簡絕，過了十八再謝就完了。」眾人俱抿著嘴兒好笑。朱姨娘道：「自己家的姑娘，怎麼倒說客話。」珍珠道：「平丫頭又忘了撕嘴。」惜春道：「咱們一會兒問他。太太等著說話，這會兒且記著這一撕。」夢玉道：

「寶姐姐著人來瞧過兩磨兒，說咱們太太也在楚寶堂，快些去罷。」平兒們不敢耽擱，趕著就走。怡安堂前略應酬幾句，一直竟往楚寶堂來。

柏夫人、梅姑太太都在一堆說話。平兒們上去請安，就將連日事務件件稟明。王夫人點頭甚喜，道：「我正想著林姑太太的墳上不知修的個什麼樣兒，也總沒有人去瞧瞧，你們走這遭兒很好。無意中又遇著李二姑娘，這真是他鄉遇故知。可憐他苦守一場，這會兒倒享榮華受富貴。婦人家隨夫貴賤，一點不錯。誰也想不到平丫頭同璉哥兒相遇，真是奇事！你們該拉他同來，咱們見個面兒。」珍珠道：「姐妹三個人一齊拉住，正在說話，他不知是怎樣走到院裡，跳下魚缸。一路說話一路往下縮，末了兒剩了兩片嘴，浮在水上，還會說話，一會兒工夫變成兩個金魚，誰還拉得住呢！」王夫人們一齊好笑。

梅秋琴道：「一人得道，雞犬皆仙。賈大姐姐你們府上是個神仙世家。等著我回過

老太太，咱們這幾家同你府上世世永為姻親，總要沾點兒仙氣。」柏夫人點頭道：「我久有此心。這會兒同大姐姐說定，不拘姻嫁，總是咱們這幾家結親。」王夫人點頭道：「很好。咱們一言為定，永無更改。等我去了，再來請太太作個連理會，以訂永好。」柏夫人們大喜，說道：

「老太太不放你家去，我瞧著你再別提起。」平兒道：「昨日璉二爺原說，對太太說隨處皆安，以後全無罣礙。他也並沒有提起三兄弟有什麼長短，想來無礙。現在請葉老爺去醫治，依我說太太出月兒再去。今日我先家去照應，況且將來端午有好些事要去料理。那天大嫂子寄信說，長乾裡有個宅子要賣。價錢很便宜，我去瞧瞧，合式給那邊老爺、太太定下；去年冬底押馬太守家三百頃田契，他這會兒要賣給我家；又是鄧閣老的那一片墳山，也說要賣給咱們，必得姪媳回去商量。」王夫人未曾答應，梅秋琴道：「一點不錯，竟是璉二親家先去為是。也不用性急，明日一早起身。」珍珠道：

「我同二嫂子家去照應，好意思叫他一個人兒回去？」王夫人道：「也罷，你去瞧瞧友兒，等我回來過端午，帶著你們去瞧秦淮河的龍舟。」

梅秋琴道：「老太太說過，要差二嫂子同咱們到金陵去回拜大姐姐，給大姐道喜。出月兒順便看龍舟，是秦淮河的勝會。」

平兒道：「很好，這個東兒是我的。」柏夫人道：「芙蓉自從回來，身子拖壞，總也未曾養好；我病中他又割股，這一程子，黃瘦的使不得。在我跟前也不能夠靜養一天，不如交給璉二親家，同珍珠帶回去。姐妹們養好身子，冬閒再來。」王夫人點頭道：「很好，你們就去收拾。」

平兒、珍珠、芙蓉各人去收拾起身。柏夫人們往介壽堂去回老太太。東西兩宅奶奶、姑娘、夢玉們公分餞行。兩邊正是熱鬧，金陵差人下書，說賈環病已無礙，葉老爺就在日內回來。

王夫人很樂，放下一條心。

次日一早，平兒、珍珠、芙蓉各處辭別起身。說不盡那送行熱鬧，又兼各家小姐都到送行，夢玉們直送至江口。寶釵交代了幾句說話，彼此分手。那江口來往行船如織，夢玉站在窗口，只見一隻小江船，艙裡一個後生同著個豔妝夫人並肩站在窗口說笑。那

婦人猛抬頭瞧見夢玉、急忙閃開，將窗關上。夢玉也嚇了一跳，看著那船遠遠開去。要知那船裡的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